

誠意伯文集

一  
函  
十二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十九

裔孫

孤嶼元奇重祚

春秋明經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

云

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爲至于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道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爲朝諸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



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  
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  
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爲  
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  
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天子  
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  
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  
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旣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  
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東楚而二雅之音變爲國  
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

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一

且蠻獍猾夏寇賊姦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

也夫城濮之勲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

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于踐土乎經自輕

也奈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爲貶哉

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爲

龍爲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木

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

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

匹嫡亂生不彛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僇力以不隕墜則未定

位之後所當夙夜寅畏任賢修政以圖轉危而爲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爲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爲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爲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



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  
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爲美之則豈聖  
人之意哉故嘗攷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  
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  
蓋以是爲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  
之是果足以爲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  
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郡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廐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焉春秋比  
事而書之以示譏也夫國以民爲本而民以食爲本可不相

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  
實至于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  
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廐何其輕慢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  
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  
可見矣吾聞古之爲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  
築罕民勤于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  
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  
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爲  
無損以節用時使爲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  
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廐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

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剗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  
時與制不敢興也况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  
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爲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  
苟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况於郿乎若曰虞山林數  
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  
曰大顆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  
辰奔告于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于他人以活其民  
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見其情之急也急  
病讓糴何足爲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  
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



延廐夫延廐者法廐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饑歲民食不給而馬廐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廐于告糴之後所謂時訓舉羸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爲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蟻多麋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螽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

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蟴饑饉之災也魯之宣公  
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  
年稼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  
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禍異矣故卽位之十  
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螽爲變在宣  
公則爲常在他人以有年爲常在宣公則爲變春秋誅亂臣  
討賊子之法嚴矣哉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夫凶人爲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  
庸非異乎是故螽蟴之害法所常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  
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



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力以事  
齊水旱螽蟥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  
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爲什  
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  
由是怨懟之聲上聞于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蟥又生  
蟥者螽之子也螽蟥相繼于二時嘉穀其有子遺乎故遂至  
于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蟥生與饑繼于初稅畝之  
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  
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  
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其辜而過市之哭哀

動轡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丘壝不能施殘執之  
刑隣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礮之臣矣則惟天  
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于  
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種稯實穎  
實粟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于螽生饑  
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爲反常矣  
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  
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爲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  
而宣公死矣獲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  
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

罪乎天非爲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  
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  
乃爲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  
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  
災之迭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愆而爲惡者知所警觀有  
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  
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此書而自見



也夫諸侯從彘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卻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爲會于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爲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諸侯已及暮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鄉授鉞韞鞬鞅鞞出自絳都意其事之

在齊也旣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淮西之境  
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  
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荆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  
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爲城  
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衆聲齊之罪師直而  
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  
侯之會于扈名爲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  
諸侯非直一卻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爲賊而甘與賊爲徒  
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  
旣盟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爲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爲

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爲葵秋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  
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略諸侯而  
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  
之罪矣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葵秋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  
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爲常至于陳夏氏之  
亂方以會秋爲務而楚莊遂爲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爲伯其  
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  
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  
伐蔡之師于齊而蚘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  
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正樂用于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  
之衰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  
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于妾母之宮則非其  
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郛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  
于先君之廟豈不爲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  
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  
妾不可以爲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  
在未聞昭違亂之賂于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爲秉禮而若是  
乎此聖人之所爲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